



电视剧《索玛花开》剧照。

## 聚焦脱贫攻坚的农村大戏

### 评电视剧《索玛花开》

孙仲

32集电视连续剧《索玛花开》于近期在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隆重播出。这是国内第一部反映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现实主义农村题材电视剧,也是首次以女性第一书记的视角来描写脱贫攻坚的先进事迹。该剧自开播以来,深得观众喜爱,各方好评如潮。

《索玛花开》讲述了经济学女博士、柠海市发改委投资资料科科长王敏到艰苦的谷莫村担任第一书记,带领当地村民脱贫致富的故事。作为一名不到30岁的年轻姑娘,王敏为何要到贫困村去当第一书记呢?而且主要职责是脱贫攻坚,她又能顺利完成任任务,令当地村民满意,让电视机前的观众信服吗?说实话,一开始我对此疑虑重重,甚至担心这样的结构会毁了一部电视剧。然而随着剧情的推进,我的相关疑问逐渐消失,不仅认同了这样的结构,而且很快融入剧情,随剧中人同喜同忧,一路前行。

比如,剧中交待,王敏感到年龄偏大,希望男朋友周林早点和她结婚,千万不能拖到30岁以后。而周林当时正在谷莫村担任第一书记,肩负脱贫攻坚之重任,表示只有先帮谷莫村摘掉贫困村的帽子,然后才能结婚。王敏本来也是无奈答应的,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周林在回谷莫村途中发生车祸,腰部骨折,需长期住院治疗。她担心因此影响谷莫村脱贫攻坚进度,继而影响自己的婚事,权衡再三,便主动向市委组织部请缨,申请到谷莫村担任第一书记,代替周林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而作为各级党委政府,也是需要和欢迎广大干部自愿到扶贫一线工作的,因而王敏担任谷莫村第一书记的事很快落实。

这样,我们就容易理解王敏为何要去当第一书记了,也能够接受该剧以她这样一位女性第一书记为主角了。说白了,王敏就是为了实现结婚嫁人的“小目标”,才执意去完成一项原本不属于她的脱贫攻坚之“大目标”的。这种选择,不能说多么正确,却也并非没有道理。这就是新时代的女性,为了追求婚姻爱情,什么都能牺牲,什么都能承受,也什么都敢尝试。

而当王敏走马上任,遇到一件棘手的事——部分村民要求重新评定“建档立卡”后,她深刻感受到了农村扶贫工作的不易,便分别在闺蜜和父亲面前流露出后悔、想打退堂鼓之意。这从一个侧面表明,王敏当初决定去当第一书记确实有点草率,过于考虑自己的“小目标”,而对脱贫攻坚之艰难认识不足。然而正如她的父亲所言,官场无戏言,既然选择了上山扶贫,就没有回头路,只能坚持。无奈,王敏只好接受现实,硬着头皮干下去,并利用自身知识,成功解决了重新评定“建档立卡”这件事,赢得了村民信任,为进一步的脱贫攻坚打下了基础。

这样的剧情安排,不正是该剧“题材宏大,却很接地气”的重要体现吗?观众最需要什么样的影视作品?当然是主题积极向上,人物真实可信,内容感人至深的!而且,这三者应相辅相成,共为一体,带给观众全面、客观的艺术享受与心灵震撼。观众的鉴赏能力已今非昔比,如果在人物塑造上还走“高大上”的老路子,显然行不通。只有把角色还原成真实的人,观众才会觉得可信,才能从内心去接受和欣赏。否则,只能“用遥控器投票”!

作为现实题材电视剧,不能不接地气,《索玛花开》这样一部聚焦脱贫攻坚的“农村大戏”,更

应如此。该剧“题材宏大,却很接地气”的体现当然不止前面谈到的这些,其它还有很多,诸如包办婚姻、弄虚作假、小农思想、自私自利等现象,在剧中都有相应的体现,虽然在揭谷莫村的“伤疤”,却也是现实中很多地方共性的问题。正是通过相关问题的逐步解决,反映出村民们思想意识的转变和基层干部工作能力的提高。尤其是第一书记的作用,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马向阳下乡记》中的马向阳如此,《索玛花开》中的王敏也是如此。

脱贫攻坚,首先要解决人的问题,而要想解决好人的问题,又得从解放思想做起。无论是尚未脱贫的村民,还是雪中送炭的扶贫干部,都要从思想深处思考和找对策,共同完成脱贫致富大业。干群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和脱不了的贫。该剧不正是通过点点滴滴接地气般的细节表现,来升华主题,感染观众的吗?包括对一些感情线、亲情线、友情线的处理,也是如此。

行文至此,还想说说该剧的另一大特色——对民族风情的展示。该剧取材于大凉山彝区精准扶贫题材,因而整部电视剧都充满了浓浓的四川民族风情。就说什么木阿扎、马海木且等主要角色的服装、化妆吧,都是传统的彝族风格,让人感到很亲切,温馨。还有道具、风景等,也都展现出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风情。

据悉,为了更好地展现彝族传统村寨,剧组专门在冕宁治勒风光秀美的山顶搭建了电视剧的主场景——“谷莫村”,可见是多么舍得投入和用功。另外,剧中还展现了大量的彝族民俗,通过火把节、彝族年、婚礼、选美等过程,充分表现了彝族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还通过制作彝族漆器,展现彝族特色服饰,羊毛制品等画面,把彝族传统手工艺文化进行集中展示。这些,无疑在视觉效果上给了观众耳目一新的感受。难怪该剧的导演王伟民曾表示,“通过观看《索玛花开》,既可以了解凉山地区壮美秀丽的风光,又可以了解彝族民俗风情和文化传统。”

该剧取名《索玛花开》,除了意象表达之需,还有深刻内涵在里面。索玛花,即杜鹃花,是凉山彝族的代表,有非常吉祥的意思,用《索玛花开》这样的剧名,体现出各界对凉山彝族同胞的祝福,期待他们在党的领导和政策关怀下,早日走上幸福富裕的小康路。

而剧中的片头曲《盟如海》,片尾曲《索玛花开》,插曲《妈妈》《东山美人》等,均是彝族风格的原创作品,其中片尾曲《索玛花开》还是剧中主要演员们共同演唱的,既别具一格,又彰显自信。

说到自信,其实这部电视剧选择脱贫攻坚这一主旋律、现实主义农村题材,也是源于一种自信——文化自信。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选择什么样的题材,用什么样的作品去吸引观众和打动观众,体现电视人的文化素养,更彰显文化自信,这是一个值得整个电视行业重视和思考的命题。

## 本刊宗旨

WENYIPINGLUN

◎ 聚焦文学艺术界热点话题

◎ 弘扬传统文化的思想道德力量

◎ 追踪前沿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走势

◎ 见证内蒙古文学艺术的点滴成长

◎ 助推草原文化繁荣发展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

## 着眼幽微处 每有好风光

### ——介霞散文印象

◎ 常耀宗

与介霞相识已久,起初只知道她是学工艺美术专业,从事平面设计的。稍后,在报刊上读到她的散文,方知她业余爱好文学写作,不由心生敬佩。再往后,没想到介霞会因文学而调到乌兰察布市文联,没想到她脚踏实地、厚积薄发,写出了那么多与以往大相径庭的散文来。

实质上,作为一个作家,保持一种文风容易,改变一种文风不易。从容易到不易,是作家创作趋于成熟的标志。在我看来,以前介霞的创作属浪漫型,即表现理想和幻想风格,而现今介霞的创作转向现实型,即客观与写实风格。在我的记忆里,真正留意介霞的散文,还得归功于微信这个平台。初读介霞的散文,感觉有别以往,别开生面;再读,感觉借景抒情,情动理发;细读慢品,方觉那是一道道山路风景,于幽微处见深情寓事理,透着亮色和暖意。

凡事总有两面性,具体到文学创作也不例外。有些时候,不见得你写了惊天动地的大事读者就会青睐,那得看你怎么写。也有些时候,不见得你怎么写了读者就会爱不释手,那得看你写了什么。言下之意,怎么写和写了什么同等重要。应该说,介霞就是这样二者皆备的作家,她既善于从日常事物间发现美,又善于运用各种方式表现美,这看似平常,实则需要修炼。

且看她写了什么:在《背影》《缝补时光》《关照心灵》《一粒糖果的记忆》几篇散文中,介霞写了她的婆婆、母亲,多数属时过境迁、忆苦思甜之作,从中可见她的孝心发现;在《三只苹果》《拾荒》《我的忘年交》3篇散文中,介霞写了“我们”嫌贫而又难过的故事,写了因“我”没帮拾荒的老奶奶推车而内疚的心情,写了人不能以忙为借口,不去珍惜亲情。这些都是介霞的真实感受,显示出她的良心一片;在《晨光里的微笑》《城市里的山》《其实,你可以很快乐》《苏醒的吊兰》《疼痛的皱纹》《小镇的心事》《阳光洒满我心房》《我心向善,人间向暖》《有爱,生命就会开花》等散文中,介霞写了发现微笑、收藏微笑、学习微笑、传递微笑的故事,向读者传递了只要带着爱心、带着奋斗、带着满足去生活,就会幸福快乐的主题。

其实,介霞文中所体现的孝心、良心、爱心常常又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像她的《疼痛的皱纹》爱心里有孝心,《我的忘年交》《秋天的欣喜》良心里见爱心,一心含多心,心心深情,心心相印,其核心和本质折射出人道主义的光芒。

介霞总能从世间万物中摄取到她所需要的创作素材,见微知著。在她笔下万物有灵、众生平等。她写人或景,一般不直接写人或景,而是托物寓人、借景喻世,给人意外的“缝隙之光”,因此令人记忆犹新。回到介霞的文章中,早晨,“我”将废纸箱交给拾荒老人,老人投以微笑。后来虽然老人不见了,可“我”总忘不了她的微笑,她的微笑感染了“我”,传递给了“我”。由此介霞希望微笑成为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最好方式,成为人们对生活的一种姿态;“我”不经意间弄了一盆将死的吊兰,谁知苏醒的吊兰报“我”以惊人的生命力,因之介霞广而告之: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春暖花开;看到粮店小老板呵呵地迎来送往、悠悠地行走在送货路上,介霞从中提炼出“其实,你可以很快乐”的主题,所谓“物微意不浅”讲的正是此理。它暗含这个时代人们常常不快乐的缘由于于唯物、唯钱、唯权,贪得无厌。介霞的文章总让我们感受到,生活里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观察和捕捉美的眼睛。

介霞拟题,不落俗套,有种让人不见则已,一见就想探究究竟的欲望。比如《小镇心事》,拟人化的手法让人悠悠思过往,在现场感、物感中赋予情感,极妙。又如《不是岁月败美人》,一看便有种急切地想

读下文的欲望。再如《背影》,她不用“婆婆”反用“背影”做题,那是婆婆为了她们一家忙碌的借代,是上往下情的借代,也是“我”愧疚的借代,是孝心发现的借代。背影是婆婆大爱无形的写真,在“我”心里定格并永远跃动起来,引人联想,起到以实代虚、以事代情的作用。毫不讳言,“题好文一半”在介霞的文章中得到了很好体现。

介霞惯用并列或对比的形式安排文章结构,例如《岁月·念暖》,她以几位女士为例,并列说明亲情、友情是人生的乐园,它们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足可使人享用一生。又如《城市里的山》,她先写小镇的山,充满人气,充满欢乐;后写城市的楼房、小区,充满隔膜,充满孤单。通过对比,让人们不由得去思考城市怎么了?医治“城市的山”的良药又到哪里去寻找?再如《窟窿》,她以父母节俭,不以衬衣、抹布的窟窿为耻,写到当今生活在城市的我们心中装满了欲望,有填不满的“窟窿”。文章正反对比,以小见大,告诫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发展,俭以养德的传统永远不能丢!并列结构,能够表现出绚烂的色彩美,使人感受到世界的多姿多彩、事物的无限美好;对比结构,使文章有波澜、不单调板滞,又使文章结构完整,主题突出,显示了介霞见解的精辟和言尽意外的功力。

介霞散文多采用借代、拟人,兼用比喻、夸张,这从她的文题和文中就可以看出。比如《缝补时光》,文中说“在针线的穿行中,把时光缝补得结实充实。”此处的时光借代的是衣服,整体代替了部分,凸显出母亲勤俭持家的风范,简练而含蓄,富有意味。又如《城市里的山》,文中说“山坡上安静极了。我可以听见绵羊咀嚼青草的声音。”这里用的是夸张。通过动态描摹静态,使人脑海中浮现出蓝天、白云、羊儿成群的草原美景,可触可感,优美动人。介霞运用多种修辞手法行文,达到了对抒发对象贴切生动和富有意味的抒写。

介霞散文的结尾,如同文题一样,总是给人一种“豁然一亮”的感觉。例如《一粒糖果的记忆》的结尾:“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不再讨厌小镇了,内心悄悄地对她感到了骄傲。隐约之中成为我记忆里那一粒甜蜜的糖果。”结尾既回应了主题,又引申了小镇的未来必将甜甜美美的寓意。又如《关照心灵》的结尾:“可是母亲的心灵怎么关照?”作家为母亲不识字发出深沉的一问,不仅是自问,也是他问,令人揪心。它暗示人们在这个网络时代,要多读书多关照自身的精神,因为智慧才是一个民族强大的法宝。正如评论家雷达所说:“在物质主义急剧膨胀的今天,人的精神世界会出现严重危机……那就要求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的创作,更多地将笔触伸向人的主观精神世界。”一个小结尾牵引出大指向,那就是文学创作要关照人们深广的心灵世界。介霞散文的结尾巧在画龙点睛、题外有旨,具有强大的感人魅力。

介霞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她总能从细微之处、甚至不起眼的物上抢抓“文眼”,以一种发展的眼光、前瞻的眼光,深化、升华主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介霞的散文每每有好风光供我们欣赏,值得我们仔细品味、认真思索。



## 俞胜:时代出色的观察者

◎ 李櫻桃

野菊花刚从草丛中挤出笑脸,白色的花、黄色的花像星星一般点缀在绿茵茵的草坡上,一个12岁的稚嫩少年在放声歌唱,这绿茵茵的草坡、五彩缤纷的花朵为歌唱的少年铺开一个绚丽多姿的背景。若干年后,这个曾经大声歌唱的少年成了一名作家,开始用自己手中的笔发出声音,他就是青年作家俞胜,被著名作家范小青赞誉为“一位有潜力、值得期待的优秀小说家”。

从《城市的月亮》到《寻找朱三五先生》,俞胜用他的作品打动了许多人。正像范小青评价的那样,“俞胜小说的广度,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俞胜小说的深度,从我心到你心,又从你心到我心。”

俞胜从农村一路打拼到城市,他熟悉这样的生活,也愿意描写这样的生活。像发表于《鸭绿江》的《城里的月亮》,发表于《中国作家》的《水乳交融》,发表于《北京文学》的《谢兰香还能再来北京吗》等,都反映了进城农民的生活状况。这些小说中,提出了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进城的农民能否留在这座城市?他们曾经挥洒着汗水参与建设的城市?如果留下来,成为新市民的农民们,又如何融入这座现代化的城市?城乡的空间转换,对他们的内心会发生怎样的影响?

青年批评家、文学博士李德南在评价俞胜小说时说,“俞胜着力关注中国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的转变,意识敏锐,视野开阔,运笔沉着却不冰冷。他的《寻找朱三五先生》一书,从个体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和喜怒哀乐等基本情绪入手,抽丝剥茧,

层层深入,最终揭开的是复杂的居势与真相。他是这个时代出色的观察者,更是一位有担当意识的优秀作家。”

俞胜的作品关注的始终是人,人的生存境遇,人的喜怒哀乐,他的笔触到达的是人性最幽暗的区域,探寻的是人性中善与恶的微妙之变。像著名评论家、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郭艳评价的,“俞胜的小说聚焦了当下生活图景,又往往有着奇崛跌宕的构思和叙事。他的小说在日常性摹写中凸显出对于生活本质的叩问与追问。《人在北京》中对于庸常生活围城的左突右冲,伴随着黑色幽默的结局,在世俗人情冷暖中体验人性的况味。《寻找朱三五先生》呈现出对于当下现实人心的细密揣摩。俞胜小说具有相当宽阔的写作背景,语言穿越在日常性与罗曼斯传奇之间。”

“小说家的任务,不是叙述重大事件,而是把小小的事情变得兴趣盎然。”俞胜的小说落笔都是平凡的小人物,他通过对浸润在酸甜苦辣生活中的小人物的摹写,为我们呈现了生活的原貌,透析了生活的本质,挖掘了人性的善恶。

